

归字谣

我爱的人，谋划着屠了我全族。

—

隆冬，天地银装素裹。南至大泽川，北至不句山脉，皆是一片素白。

大楚和亲的公主长宁便是这个时候来的白氏国。随她一道而来的，除了数里红妆、上百奴仆，还有前来为质的镇国大将军之子——舒蕴。

父汗嘱咐丹溪要好好盯紧他，只是阿若看着舒蕴苍白的样子，对父汗的话嗤之以鼻。这般病怏怏的模样，还能翻了天？想必丹溪也是这般认为的，所以，这个任务最后自然被他踢到了阿若的头上。

只是阿若也是不服管的，她是白氏的公主，没人敢拘着她，等她去不句山打了几日猎，回时路过阿塔木湖，瞧见那安静垂钓的身影，才想起丹溪交代她的话。

一时风雪不停。阿若翻身下马，坐到他身边，看着鱼线没入结了冻的湖中，嗤笑一声：「你这样是没有用的。」

舒蕴的脸埋在蓑衣中，上面堆了一层薄雪，说：「无碍，只是喜欢此间意境罢了。」

阿若撇撇嘴，「说什么呢，文绉绉的……」

雪愈发大了，像大团大团的棉花，偶有几片落入衣襟中化成了水，顺着脖子流了下去。阿若揉了揉鼻子，张嘴就是一个喷嚏。等喷嚏打完，头顶便多了一顶斗笠，盖住了小姑娘冻得通红的耳朵。

阿若握住斗笠的边缘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将它摘下来，却嘴硬地说：「我不冷。」

舒蕴神色泰然：「我知道，是我热了而已。」

阿若侧头觑了觑他，好一会儿，才不情不愿地嘀咕：「那好吧。」

活似委屈了她一般。

舒蕴见阿若脸上秀气的眉毛纠成一团，不由失笑：「公主中原话说得很好。」

阿若顿时又眉飞色舞起来：「那是，我们白氏以后可是要统治中原的，自然得会中原话！」

舒蕴仍是笑，他看着阿若，只摇头道：「那可不一定。」

阿若便不高兴了。她想一脚将舒蕴踹到湖里，只是见他羸弱不堪的模样，觉得自己这一脚下去他就没命了，便鞠了捧雪，迅

速塞进舒蕴的衣襟中——

舒蕴就此病了大半月。

再见到他是在那达慕大会上，丹溪说这次大会选出的第一勇士，未来也许会成为阿若的夫君。

丹溪一向是没个正形的，拱着阿若非让她在一众打赤膊的儿郎中选出个心悅的来，阿若也不躁，眼神一扫，便这般看到了人群中的舒蕴。

丹溪顺着看过去，笑话她：「长得是好，可就这身子，捱不捱得过冬天都不一定。你说呢？」

阿若想起在阿塔木时舒蕴的那些话，不由鼓起腮帮子，恨恨道：「对，不能！」

二

在白氏，但凡不下雪的天气便是好天气。

前两日丹溪拘着阿若不让她出去，早便将她闷坏了。这日一放晴，阿若便牵了马，打算去不勾山打猎。可巧路过舒蕴的帐篷时，正好碰见他掀帘出来。

那日那达慕大会举行到一半，风雪大了起来，裹得极为厚实的舒蕴据说又受了风寒。

阿若想到此处，按辔垂眸看他，讶道：「你今日竟出来了？」

舒蕴抿唇冲着阿若笑了笑：「公主雅兴。」

阿若一向最腻味中原人说话文绉绉，于是一扬鞭，抽得马儿嘶鸣着一脚踏在舒蕴身边，溅了他一身雪才满意。

舒蕴伸手将那些碎雪拂落，也不恼：「雪路难行，公主当心些。」

阿若皱眉，骑马绕着舒蕴走了一圈，问：「中原人都跟你一样虚伪吗？」

明明就不想理她，还非得装出一副温柔可亲的模样。

舒蕴缓声道：「反正中原是没有公主这般的姑娘的。」

「听说中原的姑娘个个儿娇弱无力，我才不要像她们！」阿若哼了一声，眉眼凌厉张扬，「喂，病秧子，我们要不要比一比？」

舒蕴昂首看着阿若，许久，回问：「公主想比什么？」

「打猎！」

此前连日的大雪已将不句山所有的路封埋，马儿涉雪走得很是艰难，后面阿若干脆弃马背着箭囊自己下来走。

舒蕴见状，便也下了马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阿若身后。

阿若看着舒蕴苍白似雪的脸色，撇嘴：「你可别死在这里了。」

舒蕴抿着唇没说话。

阿若见他苍白的脸上多了几分坚毅，猛地心一跳，她忙不迭移开视线，却无意瞥到舒蕴脚上那双湿透了的缎面靴，不由皱眉道：「在白氏都是穿小鹿皮靴子，你没有？」

转念又舒蕴他们初到白氏时，丹溪兴致勃勃地分发给他部下的那些鹿皮靴，阿若便有些说不出话来了。

只是看着舒蕴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，阿若又禁不住有些气恼。她扬鞭往一旁的树上狠狠一抽，趁着积雪簌簌洒落，将两人的视线时隔开极快地用白氏语说了一句话。

纷扬落下的白雪中，舒蕴愣了愣，只是下一刻，便见他朝阿若扑过来——

「小心！」

阿若被舒蕴护在怀中，两人相拥着在雪地里滚了好几圈，等停下来时，雪地上已经洇开了一长串血迹。

有狼！

三

舒蕴是在午夜时分醒来的。

外面似乎又下起了雪，扑扑簌簌。舒蕴看着帐顶，几乎可以听到雪花落在毡房顶的声音。

他想起身，只是稍一动，伤处的疼痛便让他闷哼了一声，正要躺回去时，黑暗中却有个身影摇晃着站了起来。

阿若揉着眼睛，将毡帐内的烛台点亮，迷迷糊糊地问舒蕴：「怎么了？」

舒蕴有些惊诧，他像是没料到阿若会在这里守着他，好一会儿，才哑着嗓子道：「公主在啊。」

「我怕你死了啊。」阿若嘟嘟囔囔，又往他的床头一趴，打着哈欠道，「你不能死掉……」

舒蕴本来倾身凝神听她说话，结果一句话说罢，这小姑娘却半晌没了动静，只有那花花绿绿的辫子散落在床榻，一半压在了舒蕴的手背上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本想抽回，不想那睡得人事不知的姑娘得寸进尺，脑袋一挪竟是直接将脸凑到了他掌心。他有些怔愣，许久，却是慢慢弯起了唇……

舒蕴这一养伤便养到了暮冬。积雪逐渐消融，融融一点绿意露了出来。白氏的春天快要来了。

阿若是闲不住的，成日跑来跑去，一会儿去不句山摘了几朵花，一会儿又去阿塔木捕了几尾鱼，献宝似地捧到舒蕴跟前，问：「你喜不喜欢？」

舒蕴总是先道句喜欢后再教导她：「这时节最容易遇上蛇虫猛兽了，公主还是别乱跑。」

阿若偷偷觑了一眼舒蕴，竟难得地受教，乖乖挨着他坐下：

「其实当时你不用帮我挡的。」

当时在不句山遇狼，舒蕴帮阿若挡了两次，一次伤在肩胛，一次伤在腰腹。

舒蕴正色道：「女孩子是不能留疤的。」

「为什么不能？」阿若捋起袖子给他看，「我手上就有疤！」

那一截莹白让舒蕴难得有些窘迫，他移开视线：「公主，女孩子不能随便露出肌肤的。」

「你们中原规矩真多！」阿若哼了一声，问，「中原的姑娘好看吗？」

舒蕴点了点头。

阿若心里便有些郁郁了，只是白氏的姑娘一向胆大，她又问：「那你有喜欢的吗？」

瞧着阿若眼中毫不掩饰的期待，舒蕴一顿，隔了一会儿，才轻声说：「没有。」

阿若的眸光一瞬便亮了起来。两人此时正坐在一方小土丘上，恰逢晚夜，月色与雪色交织，阿若安静不下来，又偏头问舒蕴：「白氏和中原的月亮，谁更漂亮？」

舒蕴无奈：「公主，哪里的月亮都是一样的。」

阿若想了想：「那你干脆别回中原了。」

白氏虽比不得中原富饶，可白氏人从不会像中原人一样，把人当牲畜似的送来送去。

舒蕴默然了一瞬，而后又笑起来，问阿若：「当时在不句山，公主是不是用白氏语骂我了？」

阿若没甚心眼，舒蕴将话题这么一转，她便也跟着被带过去了，睁圆了眼顺着他的话道：「你听得懂白氏语？」

「之前病中无事，便学了一两句。」

阿若便像偷蜜糖被抓了现行的小耗子，整个人从土丘上蹦起来，磕磕巴巴却又嘴硬道：「我.....我就、就是骂你怎么了？谁让你什么都不说，难、难怪会被丹溪欺负！」

舒蕴的眸光在月色映衬下慢慢亮起来，他轻轻笑着，说：「好，以后我什么都跟公主说。」

阿若一怔，在愈发疾快的心跳声中仓皇逃了。

四

惊蛰过后，父汗调了旗下半数的军队，分成十支，遣他们沿着不句山脉去寻找新的草场，本来丹溪也独领了一支，朝着西北方向走，结果他连鄢支山都没翻过，就嚷着冷，自个儿打马回来了。

父汗气得狠抽了他两鞭子，不过转头这厮就笑嘻嘻地找上了阿若。

彼时阿若正让舒蕴教她识别草药，案上枝叶根茎铺了满桌，好不容易记住几样，被掀帘而入的丹溪一吓，顿时什么都给忘干净了。

阿若没好气，抓了一把朝丹溪扔过去，骂道：「就你成天惦记着族中的姑娘，前儿玛雅姐姐还生了个女儿，你要？」

「那倒不必。」丹溪素来脸皮厚，袈裟一掀，挨着阿若坐下，眼睛却滴溜溜在舒蕴身上打转，「他怎么在这儿？」

他俩从方才起便一直说的白氏话，也不知舒蕴听没听懂，但他大抵是看到了丹溪眼中的探寻，丹溪刚问完阿若，他便起身鞠了个礼：「先告退了。」

丹溪最烦这些繁文缛节，撑着下巴啧了一声，用白氏语悄悄地骂：「虚伪。」

阿若瞪了他一眼，待丹溪消停了，这才又转头看着舒蕴，不大乐意的模样，「可是我这些都还没有记住，怎么办？」

「无事，日后再学也无妨。」舒蕴温和地笑着，又作了一揖后，这才掀帘离去。

阿若便又乖乖地坐下，瞧着舒蕴走的地方出了一会儿神，待想起毡帐里还有个人精丹溪时，已经晚了。

「也不是不可以。」丹溪食指在桌上慢慢扣着，一贯上扬的嘴角慢慢展平，「可是阿若，你想过没有，他不一定会留在白氏。」

阿若不懂：「可中原人对她不好，他们将她送到了白氏。那他又有必要回去？」

丹溪叹了一口气，揉了揉她的脑袋，换上难得正经的语气，说：「倘有一日，父兄无用，须得将你送至别国他乡，你会怨我们吗？」

阿若愣了愣，垂下头，一会儿后，又觉不甘心，嘟囔道：「中原人不是一向重视子嗣吗？待我为他生个孩子，他也许就不会离开了。」

丹溪听罢，顿时一指狠戳上阿若的额头，咬牙骂：「被个中原男子迷成了这般模样，你当真是出息！」

但很快丹溪便知道阿若不止是出息了，而且是出息大了。

傍晚时分，负责监视舒蕴的奴仆慌忙来禀，说人不见了，仔细一盘问，才知这奴仆怠懒，打舒蕴从阿若帐篷里出来，说要再去摘些草药后，便没再看着他，自个儿躲马厩里睡大觉去了。

丹溪听闻，也不慌，只打着哈欠同阿若道：「瞧瞧，方才我说什么来着。」

阿若不语，直到半个时辰后，不见人归，她才将马鞭一揣：「我去找一下。」

丹溪拦住她：「这天眼见就要下雪，你现在出去，到时候人没找着，自己还回不来了。」

阿若不听，扬鞭擦着丹溪的脸一甩，趁他不备，牵了马便跑。

这时已有飞絮似的雪片开始落了。丹溪气急败坏，掀帘想追，结果被茫茫雪幕一掩，哪里还看得见人影。

问清舒蕴是向南行以后，阿若便一直打马南奔。

一时间风雪不止，刀子似的往脸上刮，直到在雪中疾奔一个多时辰，隐约能透过风雪看清涿光山的全貌后，阿若这才觉到了冷。

越过涿光山，便是回中原的路。

她将毡帽拽了拽遮住鬓角，按辔调转了马头……

回去的速度比来时慢上去多，也不知是马累了，还是阿若累了，一人一骑就这么缓缓在雪地里走着。

方至亥时，路过柴达的一片戈壁滩，阿若瞥见石缝里透出一片暖融融的火光，火光中映出一张清隽而又令她熟悉的脸后，她紧绷着的心弦这才一松，在舒蕴惊讶的神色中从马背上栽了下来。

五

事后丹溪打趣阿若：「也真是稀奇，平时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柔弱身子，竟能将你从柴达背回来。」

阿若酡红着脸，手指绞着鹿皮毛毡，犟嘴：「柴达离这里又不远。」

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」丹溪嗤道：「你好好给我在床上躺着，手脚都差点给冻坏了，就别想着往别的毡帐跑了。估摸着再有几天出去寻找草场的人也会有消息传来了，到时你这腿脚不好又沉的，谁乐意拉着你走？那边我命人好好伺候着呢，你且放心，轻易死不了的。」

阿若一听这话便不乐意了，嘴撅得能挂个铜壶，「谁沉了！而且他现在都还昏迷着，要是醒不过来怎么办？」

丹溪耸了耸肩，浑不在意的模样：「那也是他命该如此。」

把阿若气得直接一个羊角枕便给他扔了过去。

丹溪眼疾手快，接过羊角枕抱在怀里，又往阿若床边一坐，神色凝重起来，问：「好端端的，他怎么会走到柴达去，你可问过他没有？」

阿若心气儿还未消，瞪了丹溪一眼，「柴达那处的草木与牧场上的不一样，他说想多找几种教我分辨，结果一时走远了，回来时便遇上了风雪。」

「你信了？」

「这有什么不能信的。」阿若撇嘴，「反正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边堆满了花草的根茎。」

丹溪啧了一声，揪她的辫子：「中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女大不中留！我看你，趁早嫁了算了。」

阿若原本也想，等舒蕴醒过来，她便去将这事禀了父汗，父汗一向疼她，不会不答应，只是不成想，她还没开口，中原那边便递来了消息，说愿以千匹绫罗并百箱珠宝换回舒蕴。

当初父汗提出要舒家子为质的要求，本意也不过是为了恶心一下那位与白氏素有仇怨的镇国大将军，但如今舒蕴高热不退，昏迷不醒，捱不捱得过去都不知道，自是没什么为质的价值了，故而等中原的条件一开，父汗便立即应了下来。

阿若知道消息的时候，中原那边已经派人来接了。

丹溪负责拦她，结果被她给抽了一鞭，丹溪没什么事，阿若被冻伤的手反倒皴裂开了，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。

「你现在追出去，难道他就会让你随他一起走吗？」丹溪狠了心，「阿若，你明明知道，他并没有给你任何承诺。当你心急如焚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巴不得避开你，好联系中原人让他们接他回家！」

「我不信，我要去找他！」话音刚落，帐篷被掀开，阿若要找的人便徐徐走了进来。

舒蕴脸上还有潮红未褪，说话的时候压着嗓子，将咳嗽声闷在了胸腔：「今日.....特来向公主辞行。」

阿若急喘几下，流血的手指着丹溪，问舒蕴：「方才他说的话，你可听见了？」

舒蕴垂着眸，颌首。

阿若咬牙，又问：「他说你那日是故意跑出去联系中原人的，这话可是真的？」

「是。」有风从未合拢的帐帘缝隙钻了进来，舒蕴又压下了一声咳嗽，而后低头朝着阿若拱手，「承蒙公主连日的照拂，舒蕴愧不敢当。日后还愿公主……身体康健，岁岁长欢。」

手背有疼意传来，阿若咽下喉间那丝呜咽，笑出声来：「好一个愧不敢当。」

六

舒蕴走后两月，长宁公主有喜。这中原来的公主是位合格的闺秀，除了三月前阖族迁往新牧场时有过短暂的露面以外，其余时间基本都是待在自己的毡帐里。

反观阿若，打舒蕴走后，便比之前还要闹腾，一会儿偷了人家的小羊羔子，一会儿又撵着马群四处跑，像是压根儿没把之前那场失败的情窦初开放在心上。苦了白氏的牧民们，既不敢打也不敢骂，只有偷偷向可汗告状。

告的人多了，便也成了气候，在舒蕴离开的第五个月，白氏的水草最鲜嫩，猎物最肥美的时候，阿若关了禁闭。

说是关禁闭，其实也只是让阿若搬进了长宁公主的帐篷，责令她随这位中原公主好好学一下女儿家娴静的姿态。

彼时长宁已有四个多月的身孕，所以尽管阿若再不情愿，也不好同一位有孕在身的人闹。故而这禁闭总归还是起了些成效的，她确实是安静了下来。

待时间久了，阿若知道这回她父汗是铁了心要整治她，慢慢的也愿意同长宁说话了。

长宁话不多，通常都是阿若问，她答。阿若也没问她别的，大抵就是一些中原的风俗人情，但长宁自幼养在闺阁，对那些风俗人情也所知不多，阿若问了几回后，便也知趣地捡了些别的东西问。

日子便这般流水似的过，长宁的肚子一日比一日大了起来，转眼白氏便又入了冬。

如今阿若已经习惯每日去长宁帐里转悠一圈儿，瞧瞧她那未出世的弟弟或妹妹。长宁夸阿若是个善心的姑娘，丹溪对此却嗤之以鼻，说阿若脑子估计是被马给踢了。

直到次年正月的时候，长宁分娩，给白氏添了一位小王子，久不露面的父汗这才去长宁的帐篷里坐了坐，也不知商议了什么，待父汗走后，长宁叫了阿若进去，塞给了她一封信。

「这封信，劳烦公主替我送到中原。」产后的长宁虚弱至极，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的，但也足够让阿若听明白，她说，「你

若思念他，就去见见他。你若不想见他，便替我去瞧瞧，明淮河畔的桃花开没开，可好？」

阿若承了她的后半句话：「我到时候折一支给你带回来。」但她心里清楚，她真正想做的，其实是前半句话。

她做事喜欢讲究有始有终，所以她想见见舒蕴，问一问他，当年在白氏，他心里是不是从未有过她。

他若说是，她便再不念着了。

于是报喜的仪仗顶着白氏凛冽的风与雪，一路翻涿光山，至天门，再过江北天堑，走了大半个月，终于在二月初抵达了中原王都——盛京。

盛京地处江南，冬日里天气也依旧和煦，连风也似乎是软的，吹得裹了狐裘的阿若鼻尖微微沁出了汗。

她被人扶着下了马车的时候，前头有人朝她行礼，也不知是不是身体未痊愈的缘故，那人的声音有些哑，带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，说：「恭迎斛律公主。」

本来嘴角都扬起了一半的阿若听他这称呼，小脸登时一垮，咬牙愤愤地叫：「舒蕴！」

七

镇国大将军那常年体弱的幼子当街被白氏公主抽了一鞭子的事，很快便传遍了盛京的大街小巷。

舒蕴身子弱归弱，但家世摆在那儿，人生得俊，才情还高，故而仰慕他的姑娘不知凡几。阿若被接进宫后，悄悄给她脸色的宫女就有七八个，更别提那些说话暗藏机锋、处处都在挖苦人的天家贵女了。

毕竟是别人家的地盘儿，阿若也不好为了这些不见血的争闹大动干戈，只是她心里到底憋屈，忍了几日后，挑了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翻了皇城的墙，爬了舒家的房。

舒蕴正卧在塌上看书，阿若在房顶闹了点儿动静以后，也不见他惊慌，反是吹熄了灯，将书往枕边一搁，叹气：「下来吧，当心摔着。」

阿若心说真没意思，却还是乖乖地从房顶上下来，翻窗而入。

屋内很黑，阿若摸索着在椅子上坐下后，问：「你熄灯干什么？」

舒蕴倒是耐心，解释道：「这里不比白氏，万一教人看见你半夜进了我的屋子，传出去会污了你的名声。」

阿若撅嘴，嘀咕：「我才不怕。」

说完这句以后，一时又没了话，屋内便安静了下来。虽说阿若后来也能明白舒蕴想回归故土的心情，但到底她心里还是有怨的，故而见舒蕴像是不愿与她多话的样子，便又腾了几分火气上来，手一甩，起身往外走。

身后的人又叹：「公主要往哪儿去？」

「你管不着！」阿若扔下这句话后便照原路又翻出去了。

墙外是条长街，这个时辰冷清得紧，只远远能听到更夫的梆子声，却见不到任何一个人。阿若一向胆子大，但眼下也不禁怕了起来，蹲在舒家大门前的石狮子下头，偷偷抹起了眼泪。

大老远跑到中原给自己找气受，保不齐她的脑子真被马踢了。

只是这时舒家的那朱漆大门被「吱呀」一声推开，不多时，一件鹤氅便轻轻披在了阿若身上：「别哭了。」

阿若吸了吸鼻子，只觉得心里酸酸涨涨的。她仰头看着身前显得有些羸弱的男子，委委屈屈地问：「明淮河畔的桃花开了吗？长宁说很美。」

「是很美。」舒蕴在她旁边的石阶上坐下，说：「但明淮河畔的桃花要三月才开。」

阿若揉干眼睛，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，有些失望道：「可我们要不了几日便得回白氏了。」

这还是中原皇室体谅，特准他们多休息几日。毕竟长宁的孩子在二月满月，阿若他们回时轻装简行，脚程快一些，歇几天再动身也能赶上，而中原这边的仪仗因为备了东西，脚程略慢上一些，所以眼下已经动身出发了。

舒蕴侧首看了看她，像是在思忖什么，好一会儿后，开口道：「公主愿意一辈子留在中原吗？」

阿若怔了怔，舒蕴不等她反应，又接道：「你愿意背弃你的族人，离开不句山脉的庇护，从此一辈子囿于闺阁，只能得见一寸见方的宅院天地，这样留在中原，你愿意吗？」

屋檐下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晃，暖橘的灯光幽微，只照得见方寸之地，夜色似浓墨般铺展开，阿若就在舒蕴判若平常的急促问话中顿住了。

她愿意吗？

「你不会愿意的，阿若。即便你如今觉得没有什么，但日后你会后悔的。」舒蕴替她说出了答案，他第一次这么唤她，可语气里处处透着哀伤，「你是白氏的公主，有最自由的灵魂，你在那里出生，也该在那里死去。你死后，陪伴你的是不句山的雪，是草原上的马群和在天空盘旋的鹰，而不是一座孤冷的坟茔，墓碑上连名字都吝嗇于刻，只告知后人这是某某氏之妻。」

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阿若，我送你回白氏，好吗？」

八

起先阿若不懂舒蕴说的「还来得及」是什么意思，只以为是舒蕴厌烦她，所以梗着一口气，当即便将舒蕴的提议给拒了，但等她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却已经晚了。

二月上旬，中原的仪仗先行的第五日，阿若一行人准备返程，只是皇城门都没出得去，便被皇家禁卫军给围了。

而后阿若被独自关押起来，随行的其他族人生死不知。

当初长宁说，中原的皇城里有许多废弃的别院，叫冷宫。那里阴暗寒冷，杂草丛生，处处都透着绝望。那时阿若觉得她这话夸大，心想着再暗再冷的地方，也总有阳光能照得进来，但当阿若被关押在了这里之后，她便明白长宁了。

这种即便再怎么大声哭喊，也没有人愿意理你的感觉，的确绝望。

阿若喉咙喊哑了，手拍肿了，没力气了，便也就消停了下来。她蜷缩在结了蛛网的角落里，数着天黑的次数。等到第二十一天的太阳落下时，除了每日为她送食的老妪，终于出现了别的人。

那人死死抓着她的手，帮她一路躲过禁卫军的巡视，将她送出了皇城。皇城外等着一匹枣红马，和阿若在白氏时常骑的那匹很像，她翻身上去的时候，还会用转头轻轻蹭她，但第三天的时候，它累死了。

阿若没来得及为它哭，她用他给的令牌在驿站换了第二匹马，而后没再看它一眼，扬鞭一路过河西走廊，奔向张掖。

到第六日，阿若从中原骑回来的第三匹马也死了，死在了柴达，和众多战死的马匹的尸体堆在了一起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数不清的白氏人的血骸。

她想将他们都埋进土里，可人太多了，她挖不了那么多坑，只能将他们一具具都翻过来，扯下布条盖住他们的脸，不教秃鹫啄食他们的眼睛。

阿若不懂，明明是中原公主的孩子的满月礼，明明她觉得长宁很好，舒蕴也很好，可事情最后却变成了这样。

她想起那二十一个日夜中，她某一日听到了围墙外贵女们满是讥讽的话。

贵女说：「舒公子蛰伏数月，同那斛律若假意斡旋，最后拼死一搏，观察到了白氏军队的去向，得知他们每年春初会派出多少人马去寻找新的草场，这才使那借满月礼暗遣我朝精兵的计划得以实施。」

贵女说：「长宁倒也忍辱负重，方去信让她怀孕，她便真掐着点儿怀上了，不过也保不齐是谁的。但总归她立了功，这回来，身份可就大不一样了，日后再也不用住在冷宫里了吧。说来也可笑，白氏国竟还想用这孩子讨些封赏呢！说什么皇家的血脉，生来尊贵，也不想想掺了他们的血，那孩子合该下贱。」

丹溪总说中原人都是满口谎言，这话果然没错。

九

天又暗下来，黑云往下压，酝酿着一场大风雪。

阿若不知道翻了多久，期间她翻出了父汗的尸体，翻出了那刚生了女儿的玛雅姐姐，还有一具小小的男婴，她想找到丹溪，但没等她找到，刀上沾了血的中原人们便来了。

阿若又被关了起来。这次她被关进了囚车里，四周是白氏人一贯用来围牲畜的木栅栏。

他们一路南行，预备沿着当初阿若和她的族人满心欢喜前往中原报信的路，翻涿光山，至天门，过江北天堑。

只是天也似乎在为白氏悲鸣，连着两日风雪不停。第三日依旧如此，但有人迎着风雪出现了。

阿若见到舒蕴的时候，并没有太激动的情绪，她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而后便神色木然地垂下了头。

舒蕴裹着裘袄，白绒的边儿衬得他眉目越发如画，随意往那儿一立，便是无人敢怠慢的，在白氏灭族的计划中出了大力的舒家公子。

他遣开了守在囚车旁的人，拢在袖笼中的手终于伸出来，那里藏着一把锃亮的匕首。

他问：「公主有什么想说的吗？」

阿若想了想，回：「希望下辈子不要再遇到你了。」

舒蕴颌首，将喉中一抹腥甜压下去，轻声道：「好。」

十

《后史》有载：舒家有子蕴，献策破白氏，王师于三月初七得胜回朝，并掳白氏公主。初九，风雪大作，蕴于涿光山迎王师，雪停，公主身死，蕴不知所踪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